

## 晦暗閃光：向宇宙奔去

撰文：沈柏逸

### 閃光

閃光乍現，萬物瞬間喪失邊界。對攝影來說，閃光是定格現實的條件，同時也是毀滅現實的災難，電光石火之間，萬物留下永存，同時死亡消逝。閃光作為閃現於遠古黑暗大地的閃電，同時作為文明攝影或核彈技術的射線。無論現代遠古，人類視覺都無法承受閃光暴力，光線朝眼球瞬間湧現。

人類眨眼的0.2秒，以一瞥製造瞬間閃光，現實隨著眼皮的開合與邊緣的模糊餘光不斷裂解重組。當嬰兒從混沌黑暗的母胎出生，第一次開眼感受世界陌生的光侵入眼球，閃光切斷世界恆穩節奏。隨著成長，眼球適應了光，我們慢慢忘記從母胎羊水裡的黑暗離開，第一次開眼碰觸到閃光的恐懼與悸動，閃光漸漸成為人造光，眼球慢慢習慣人造的光明。不同於技術模擬的光，要如何重新找到讓人懼怕、痛楚又不安的閃光呢？

現代戰爭的閃光讓人瞬間蒸發，暴力刪除人類在世界上的存在。我們害怕閃光破壞平穩日常，同時內心默默希冀閃光重置殘酷無望的世界。閃光交織希望跟絕望，是救贖也是毀滅。閃光讓人盲目地暈眩在兩極間，踏入不穩定的懸浮狀態，將人從地球重力的束縛中拔起，同時把人的血肉皮膚融入大地。

宇宙大爆炸的第一束光、古老夜空的閃電、現代核彈的光、人類出母胎後睜眼的光、眨眼的光。閃光連結生命與死亡的雙面，它在遠古促發無機物成為有機體而演化為人，人類發展閃光的技術卻回頭殲滅同類。

消逝的人們變形為無機物，結合後人思念融入宇宙。隱藏於人間背景的邊緣死者會在一些特殊時刻會被重新喚起，纏繞回生者身上。看似存在的人們，其實早已被消逝粒子纏身，我們被迫重新攪和這些消逝的血肉塵埃，以哀悼儀式，向未來投擲另一種「晦暗閃光」。

### 姿態

誰製造了閃光？用什麼姿勢製造？姿態可以離開人類肉身，透過擷取再次重演，姿態也逃脫工具化的實用，抽象化地成為情感感染的動能。除了媒介理論家傅拉瑟(Vilém Flusser)提到的16種人類姿勢(當然我們可以把人類所有姿勢變成博物館的文物保存)，好奇的是，我們如何想像宇宙的姿勢？

姿勢不一定依附於人類動作，我們可以切換視角以非人方式思考姿態。當然，人類動作的姿態更能引起人們普遍的情感共鳴，但這種片段化的姿態共鳴也侷限了我們的感受性，而忽略了一些日常潛在的小事物。比如，灰塵懸浮的姿態、石頭的姿態、閃電的姿態、貓咪扭動的姿態、塑膠的姿態、紀念碑的姿態、演算法的姿態、宇宙的姿態。

我們必須擴充姿態的檔案庫，把原本人性熟悉的姿態非人化，把非人陌生的事物賦予新的姿態。姿態從來都不是預先設定好的符號，而是可以重新組合出嶄新的意義。把親密的推到陌生，把陌生的拉到親密，姿態往往在推跟拉的張力之間擺盪。姿態不只是一個動作的人類形象，更是一組懸而未決的張力關係。

宇宙推動人類的誕生，「推」的姿態扮演重要角色；同時，宇宙也在人類死亡時把人「拉」回自身。生小孩屬於一種推力的姿態，生作品或生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往外的推力。儘管被推出，但死亡的拉力還是會把人拉回宇宙大熔爐。與其肯定「推力的開端」或「拉力的結束」，不如持續維持姿態處於「推與拉之間的角力」。

## 分身

曾存在的所有，不可避免的失去蹤影，僅留下痕跡。人類難以察覺在邊緣角落裡的痕跡，只能透過製造感知分身，不斷賦予痕跡豐富形象。當自我碰觸到他者微弱痕跡，將觸發強烈慾念，不斷拼命製造分身追溯痕跡，遺憾地，當掌握到痕跡的軌跡，一切又像流沙般從手中流逝。

自我將消逝，留下給世界的痕跡。每每跟痕跡的相遇、對話、閱讀、觀察、互動、摩擦，都改變自證想像，讓人類在現實遭遇的處境中不斷製造不同分身。一段失蹤痕跡，容許無數分身進駐。

分身，乍看像融入社會表演；同時擴展我們感知死亡、壓迫、創傷、暴力、分離、痛苦、柔軟、愛情與幸福。有些分身受限人類社會的同步規則，有些分身的拼貼則能跨時空與跨物種的踰越人類尺度。或許，跨時空的分身讓人感覺到解放，但人類無需否認侷限，執著超越自身，反而能願意選擇接受此世「不可避免」(Inevitable)的惡與美。

閃現過的存在，謊言、真誠、邪惡、良善、脆弱、美好、衰病、死亡。與其忽略那些曾在場的存在，維持自我整全，不如奮不顧身地創造分身以放大所有存在的痕跡細節——晦暗、暴力、殘酷又溫暖的。

## 同步

噠噠噠噠腳步聲、雙手搖擺、身體透過肢體動作跟呼吸不斷調控速度，繩帶把兩團運動的肉塊綁在一塊。兩具肉塊，既保持表面的和諧同步，又呈現內在不穩定的頻率。冷冽質地並帶著一絲血意的繩子，伴隨同步節奏在中間搖擺不止。

「肉塊」能有「看見」的能力嗎？

肉塊共振，不建立於人類「看見」的前提，而是皮膜跟內臟的微幅震動。肉塊的身  
份下，手、腳、頭的肢體區分不再重要，只是兩團混沌的肉在模仿人類跑步的姿  
態，試圖同步，溫度、黏液、口沫互相滲透，彼此交換吐出的私密喘息。原以為透  
過同步練習能趨於精神頻率的一致，宛如掠鳥齊飛的曼妙形狀，脆弱不穩的肉塊  
碎片隨即打斷同步節奏，濃濃親密的疏離感迸發而出。

原本預期相同節奏跟繩子的鏈結能讓彼此精神同步；回頭放大肉塊細節，卻充滿  
大量的孔隙與落差。兩具肉塊越能體會圓滿同步設定的虛妄假設，也更意識到彼  
此投射的局限，更加肯定彼此注定永遠「無法同步」前提。恰恰彼此的差異、落差  
與身上大小不一的孔隙，才更促使彼此「想要」同步的慾望，也越清楚永遠無法真  
正同步的徒勞。

繩索開始自主活躍起來有自己跳動的韻律，加劇兩團肉塊緊繃拉扯的狀態。隨即  
，他們彼此分出自己一部分，跟繩索合成一塊新肉團。不斷向前奔跑的新團塊，冷  
酷捨棄兩具曾經佔有的肉體。被拋下的兩具形狀分明的肉塊經歷焦慮、不捨、嫉  
妒、怨恨、自責、懊惱、無奈，終歸於平靜。接受自己分離部分的肉團一直一直奔  
去，直到宇宙盡頭。

假使現實有節奏，冥冥中有條鎖鏈串連同步所有事物，那麼與其遵守預設的現實  
腳本；不如察覺當中偶發、斷裂、瑣碎、微小、以及朝宇宙奔去的晦暗閃光。